



北方的奧德賽

傑克·倫敦著



一九三四年五月廿日

北方的奧德賽

又名：北方的故事

傑克·倫敦著

陳復庵譯

上緯出版社

JACK LONDON
THE SON OF THE WOLF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NEW YORK 1923

北方的奧德賽

著者 傑克·倫敦
譯者 陳復庵

編號.650 版.232(10) 117頁 32開 125 000字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第一版(初1)

上海印 0 001—10 000

本版印數 10 000 冊

定價 7 500 元

• 出版者 •

上海雜誌出版社
上海寧波路六五五號

中和印刷廠製版
中和印刷廠印刷

• 版權所有 •

關於傑克·倫敦

〔蘇〕阿·米洛諾娃

傑克·倫敦（一八七六——一九一六）是最卓越的美國現實主義作家之一，廣大的蘇聯讀者都知道他的著作。

傑克·倫敦是一個破產農民的兒子，他從小熟識殘酷的貧窮和困苦，親身受到了沒有權利的飢餓生活的一切重壓。這種生活，是資本主義美國國內千百萬普通人民早已身受的。爲了賺錢糊口和幫助家庭，他不得不在街頭買報，在工廠裏做工，商船上做水手。失業的時候，他在美國和加拿大各地流浪找尋工作，並且時常改變職業。他住在大城市的貧民窟裏，和跟他一樣不幸的人一起，爲了普通的罪行被關進牢獄。

他熱烈地渴望讀書。他看了很多書，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上過一年光景課。這時候，加拿大的西北地區和阿拉斯加發現了金礦產地，傑克·倫敦就像許多「找尋幸福的人」那樣，在一八九七年動身到北方去。

回家以後，他寫出一連串關於掘金者與水手的故事和小說。從一九〇〇年開始，傑克·倫敦的所謂「北方」和「水手」的故事集就接連出版了，它們給年輕的作者帶來了極大的名望。

這個作家的意識，形成於許多年來爲了生存而奮鬥之中，形成於和被資本主義奴役的普通人密切來往之中。他根據自己的經驗看出了：統治階級的財富和權力，是建築在殘酷地剝削千百萬人民和苦役上的。

這一切，傑克·倫敦在成爲名作家之前早就懂得了。可是他的早期作品的主角，遠不是和現存制度作革命鬥爭的。

在「北方」的故事中，作家抗議社會的不公平，以及他對於美好的人類生活的夢想；它們主要的表現形式，是幻想離開墮落的、資本主義的城市文明，到原始自然中去。他描述掘金者、獵人和勇敢大胆但是脫離社會的人，他們在和北方或者海洋的粗暴大自然進行鬥爭之中確定了自己的個性。作家時常把自己有力的主角描寫成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他們的道德，到最後，卻正是善良小市民的資產階級的道德。

一九〇三年，他的隨筆集深淵裏的人出版了；這是作家以新聞記者資格到英國首都

去，受到旅途印象的影響寫成的。深淵裏的人是傑克·倫敦證明自己堅決地轉向現實主義的第一本著作。他憤慨地寫出了：英國首都東邊街區的黑暗貧民窟裏貧民的可怕貧窮和痛苦。

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對於傑克·倫敦的人生觀給予巨大的影響。這時候他是社會黨黨員，他津津有味地讀着馬克思的著作，並且參加工人運動，雖然他並沒有成為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家。傑克·倫敦極其關心地注視着俄國革命的進程，在會議上和刊物上發表維護革命的言論。

一九〇五年以後，社會鬥爭的題材，在傑克·倫敦的著作中佔着重大的地位。最卓越的文藝作品和最銳利的政論——其中滲透了革命精神，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是他在一九〇五——一九一〇年期間寫的小說鐵驢（一九〇七）、馬丁·伊定（一九一〇）以及階級鬥爭論文集和革命論文集。

在鐵驢裏，傑克·倫敦描繪出一個革命者的形象；這個革命者懂得要避免替資本家從事繁重的勞動，要擺脫整個制度，主要是對人民羣衆的壓迫，並不是在於到北方積雪的荒漠中過流亡生活，而是要在唯一的、強有力的革命黨的領導下，有組織的無產階級起來作

革命起義。可是就在傑克·倫敦這本最革命的作品裏，也有着嚴重的缺點，那是由於作家不能徹底克服自己的個人主義。他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表現那個主角，他領導起義反抗「鐵踵」——反抗資本主義的托萊斯和壟斷組織的老闆。在這部小說中間，團結而有組織的，實行起義的工人羣衆是沒有的。

作家的一連串「北方」的故事（生命的愛、爲了路上的行人乾杯、白色的靜寂、女人的勇氣等），描述書中人物對於生命的意志力、愛自由、忠於友誼、同嚴酷的自然鬥爭——這一切使這些故事具有重大的藝術價值和動人之處。

故事生命的愛是屬於傑克·倫敦的優秀作品之列的。克魯普斯·卡雅（列寧夫人——譯者）在回憶列寧中寫道：「在他去世前兩天，我在晚上把傑克·倫敦的故事……生命的愛唸給他聽。這是個很有力的故事。一個餓得要死的病人橫穿過人跡不到的積雪荒漠，到一條大河的碼頭那裏去。他的力氣微弱下去，他不是走而是爬去的；他的旁邊也有一隻餓得要死的狼在爬着；他們之間發生了鬥爭，人得到了勝利——半死的、半瘋狂的人達到了目的。伊里奇非常歡喜這個故事。第二天他請我繼續唸傑克·倫敦的故事……下面一個故事完全是另一種典型的——資產階級的道德所滲透的一個故事：有一個船長答應船主，把一

船穀物以賺錢的價格賣出去：他犧牲性命，就祇爲了要實現自己的諾言。伊里奇大笑起來，揮了一下手。」

傑克·倫敦在十六年創作活動中，寫出了十九本小說，一百五十多個故事、三個劇本以及大量隨筆和論文。

傑克·倫敦的許多作品，到現在都沒有喪失它們的尖銳性和現實性：它們像在我們這一世紀的初期一樣，以同樣的力量揭穿了兇狠的美國帝國主義者——各民族自由和平的最兇惡的敵人。

內容介紹

本書收集的是傑克·倫敦「北方的」故事，其中有八個短篇和一個中篇。內容說的是對於生命、自由的熱愛，忠於友誼，和嚴酷的大自然進行鬥爭……

蘇聯批評家阿·米洛諾娃說：

「傑克·倫敦的許多作品，到現在都沒有喪失它們的尖銳性和現實性：它們像在我們這一世紀的初期那樣，以同樣的力量揭穿了兇狠的美國帝國主義者——各民族自由和平的兇惡的敵人。」

目次

關於傑克·倫敦

白色的靜寂	一
狼的兒子	二七
四十哩河畔的人們	四〇
在遙遠的地方	六〇
爲了路上的行人乾杯	六七
教士的特權	一〇三
旅途的學識	一三〇
一個皇帝的妻子	一四〇
北方的奧德賽	一六六
後記	一三三

白色的靜寂

「卡曼活不上兩天了。」梅遜吐出一塊冰，悲哀地打量着那個可憐的畜生，跟着他把一隻狗足放在嘴裏，開始咬去爪子中間歹毒地凝結住的冰。

「我從來沒有見過哪一條中用的狗，是有着吹牛腿的名字。」他咬完冰，把狗推到旁邊，一面說道。「牠們就是瘦下去，工作得累死了。你有沒有看見過像叫卡西亞、西華歐、或者赫斯基這種合理名字的狗出過毛病？沒有的，先生！你倒看看這裏的蘇克姆，牠是……」

啪！那隻瘦畜生跳了起來，牠的白牙差點兒沒咬中梅遜的喉嚨。

「你要咬我，是不是？」他靈巧地用狗鞭子的柄打牠的耳朵後面，一下子就把牠打得躺在雪地上，輕輕的抖着，一滴黃色的唾涎從牠的牙齒上滴下來。

「我剛說到看看這裏的蘇克姆——牠的精神就提起來啦。要不了一個星期，牠一定會

吃了卡曼的。」

「我要提出另一個相反的意見，」馬爾米特·基德答道，他把火堆前烘着的凍麵包翻了個身。「我們要在這次旅行終了之前吃了蘇克姆。你以為怎麼樣，羅斯？」

這個印地安女人放下一塊冰，叫咖啡末子沉下去，看看馬爾米特·基德，看看她的丈夫，再看看那些狗，但是沒有回答。那是明白不過的事情，因此什麼都用不着說的。他們還要不斷的走二百哩路，他們祇有有限的六天糧食，而狗的糧食還沒有，因此，除此以外就沒有旁的辦法。這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火旁聚集起來，開始吃他們的一點點食物。狗還是套着韉具躺在那裏，因為現在是中午休息的時間。牠們嫉妒地望着每一口食物。

「打明兒起中飯不吃了，」馬爾米特·基德說。「我們還得留神那些狗——牠們愈來愈兇了。牠們一有機會，就一定會撲倒一個人的。」

「我一度做過一個美以美派教會團體的主席，還在星期學校裏教過書。」梅遜沒來由地說了這些話以後，就妄想着他的冒出熱氣的鹿皮靴。但是羅斯把他的杯子裏倒滿茶，却把他驚醒了。「謝謝上帝，我們還有很多茶葉咧！我在田納西州看見過種着的茶樹。我是什麼東西都肯放手的，祇要現在給我一塊熱的苞米麵包就夠了！不要緊，羅斯，你用不着

再挨餓，也用不着再穿鹿皮鞋啦。」

這句話使那個女人不再發愁了，她的眼睛裏流露出熱愛她的白主人的神情。這是她見到的第一個白種男人，也是她所認識的，對待女人似乎比對待牲口或者獸獸要好一些的第一個男人。

「是的，羅斯，」她的丈夫繼續說道。他說的是混亂夾雜的話；這種話祇有他們聽了才可能互相懂得；「等到我們把事情搞好，再動身到『外面』去。我們就要搭白人的獨木舟到鹹水去。是的，壞水，兇狠的水——跟高山一樣，老是上上下下的跳。而且那麼大，那麼遠，那麼遠遠的——你要乘它十夜、二十夜、四十夜的船（他作着手勢，用手指計算着日子），一路都是水，壞水。而後你走到了一個大村子。那裏有許多許多人，跟明年夏天的蚊子一樣多。房子是那麼高——十株、二十株松樹一樣高。噯！呼，非常好！」他無能為力地不說話了，懇求地向馬爾米特·基德看了一眼，接着又費力地裝着手勢，一株接連一株的疊起二十株松樹。馬爾米特·基德愉快地嘲笑着；但是羅斯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她又是高興又是奇怪；因為她一半相信他是在開玩笑，而同時，他的這種慫恿，又使她那可憐的女人的心覺得快樂。

「跟着，你踏進一隻——一隻箱子，噢，你就上去啦。」他把空杯子拋向天空，作爲說明。當他熟練地接住杯子的時候，他又喊道：「嘩！你就下來了。呵，了不起的魔術家！你到育空寨，我到北極城——二十五夜的路——一路都是大大的繩子——我抓住繩子——我說，『喂，羅斯！你好啊？』——你就說啦，『那是我的好丈夫嗎？』——我說，『是的。』——那你就說了，『我不能烘好麵包啦，蘇打粉沒有啦！』——那麼我就說，『到地窖裏去找吧，在麵粉下面。再會。』你去找蘇打粉，並且找到很多。你一直是在育空寨，我一直在北極城。嘩——呼，魔術家！」

這個神話使羅斯那麼天真地微笑着，因此那兩個男人都大笑起來了。狗吵起架來，這打斷了「外面」的奇談。到他們把狂吠着的、打架的狗拉開，她已經縛好雪橇，理好一切，準備上路了。

「走！巴兒台！嘩——走啊！」梅遜靈巧地揮動鞭子。狗套着韉革在低聲鳴叫，他就拉起制動棍①，放鬆雪橇。

馬爾米特·基德幫助羅斯趕動雪橇。羅斯是隨着第二組狗一起走的，讓基德一個人走在最後。他是個粗野強壯的人，能夠一拳打倒一頭牛，可是他不忍打那些可憐的畜生，祇不過像一個駕狗車的人難得有的那樣和善地對待牠們——而且，他爲了牠們的痛苦，差不多是跟牠們一起哭的。

「來吧，那麼走啊，你們這些爛足的可憐畜生！」他喃喃地說道，他已經幾次想趕動雪橇，可是都不成。他的耐心終於得到了報償，那些狗雖然還在痛苦地嗚咽，可是牠們仍急忙地追趕牠們的同伴去了。

話是不談了；旅途的勞苦不能允許這種浪費精力的事。在各種累死人的勞苦工作中，最苦的要算是北方的旅途了。誰能夠靜悄悄的度過一天旅程，或者誰能夠在已經有人走過的路上度過一天旅程的話，他就是個幸福的人。

在各種悲慘的勞苦工作之中，最苦的要算是領狗開路的工作。每走一步路，大大的網鞋①就陷了下去，直到雪掩到膝踝。接着把足提起，筆直的提起來，祇要差上這麼一點點，

① Gee-pole... 這是一端包着圓錐形鉄的粗棍，裝在雪橇上，用來煞停雪橇的。——譯者

② Webbed shoe... 形如大網球拍一樣的東西，裝在雪鞋底上，走雪路時用之。——譯者

那就要變成爲某一種禍事了。雪鞋一定要提起來，一直到離開雪面；然後向前，踏下，而另一隻脚要筆直的大約提起半碼高。誰如果第一次做這種事，假使沒把他的兩隻鞋子很近地靠攏，那麼不是在險惡的雪地上跌倒，便是在走完一百碼以後覺得精疲力盡；如果誰能夠整天離開狗，他就可以閒心無愧地懷着誰也不能瞭解的驕傲心情爬進他的睡袋；如果誰在長路上旅行二十夜，這個人是神道都可能會嫉妒他的。

下午慢慢的過去，「白色的靜寂」恐怖地生了出來，不聲不響的旅人專心做着他們的工作。自然有很多方法使人們相信人力是有限的——無限的漲潮，風暴的猛烈，地震的震動，長久的、天雷的隆隆聲——但是最可怕、最最使人失神的東西，是「白色的靜寂」沒有生氣的現象。一切運動都停止了，天空是明朗的，像黃銅一樣；一點點聲音都像是褻瀆神聖似的，人變得胆小了，連自己的聲音都怕。唯一的一點生命旅行過這一片死世界的鬼域般的荒野，他自己的大胆使他發抖；他體會到，他的生活祇不過是蛆蟲般的生活罷了。奇怪的念頭自動生出，一切事物的神祕性在竭力想吐露出來。而怕死，怕上帝，怕宇宙的心思壓倒了他——復活和生命的希望、渴望永生以及靈魂的無效掙扎——那時候，人是獨自和上帝一起行走着的。

這一天就是這樣的過去了。那條河來了個大轉彎，梅遜趕着那組狗，抄近路，穿過狹窄的瓶頸地區。但是狗對着高高的河堤吠叫。雖然羅斯和馬爾米特·基德不斷的把雪橇向上推去，可是它們還是向下溜回來。跟着他們就一起出力推拉了。這些可憐的畜生，餓得身軟力弱，用盡了最後一點氣力。上去——上去——那輛雪橇擱在堤頂上了；但是領頭的那隻狗引着身後的一連串狗轉向右面，撞着了梅遜的雪鞋。這種事的結果是嚴重的。梅遜突然跌倒；有一條狗套着韁革倒了下來，而那輛雪橇向後倒下，又把一切東西都拖回到底上。啪！鞭子兇狠地向羣狗中間打去，對於那條倒下去的狗打得尤其兇。

「不要打，梅遜！」馬爾米特·基德懇求道。「這個可憐的東西要死了。等一下，我們把我的那一組狗套上去吧。」

梅遜故意扣住鞭子，一直到最後一句話說完，接着，他就揮出長鞭子，把觸犯他的畜生的身體完全纏住。卡曼——因為牠就是卡曼——蟄伏在雪地上，悲哀地吠叫，而後牠又側身躺着。

這是悲慘的一刻，行程中的一件慘事——一條要死的狗和兩個發怒的旅伴。羅斯憂煩地望望這個人，又望望那個人。但是馬爾米特·基德還是壓制住自己，雖然他的眼睛裏現